



10810

宋李綱之公奏議選卷之二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韓如韓

宋一李綱伯紀著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立評定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

帝受內禪公二十六日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
未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

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一

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

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

謂陛下主聰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寔聞四方英

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

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

狄憑陵中國勢勢豺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

無絀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

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

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意哉邇邇者道君

皇帝下罪已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措充

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得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循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旣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責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爲兵謀以佞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主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奸雄之謀作竒技淫巧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二

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掙歛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寔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卽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

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卽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慝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三

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軛已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閒廢踈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慙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謂陰氣太盛恐有

盜賊 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

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

可誣也請以此年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庭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四

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决之兆也陛下卽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卽位之初還託謙損未揔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 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

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道君抑畏之極至感疾遜位而六賊不正謀國之誅宰相臺諫不任鑲官之罪是尚謂有刑政乎然誅及六賊可也而鳴鼓之攻及于宰相臺諫公之所以爲衆怒的也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進呈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五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搖山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陛下初卽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託付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只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寔皆至計伏望

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一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
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
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
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
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別傳可以爲法

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
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
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索歲幣三也言我首敗

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六

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
事獯鬻以紓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
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我辭旣直而
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
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
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旣敗
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
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
割地則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
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

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
賴塘澗爲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
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 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爲之一
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
於濬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
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爲率據要堅守
慎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
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爲萬全然後舉師處必
退遁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七

一 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畧武勇
爲士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招募武舉
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畧擇識見高遠
者隨材錄用責以功效

一 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
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克後及起保甲出內府錢
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克鄉遂之兵優與贍
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爲率與已起發兵
通爲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

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
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
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
糴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
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
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游
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
與耐獎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八

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縣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癯
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
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
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
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指形勢使各聚兵控制
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陵寢理宜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周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九

士氣以懼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敘述無法全不曾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官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違而赦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敘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騷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

比峒丁仍仰安撫鈴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騷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
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祗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
舖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
置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自旗探報給
降銀字牌為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
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
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

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
以為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天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
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
進止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二十
九日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
一 即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

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

有五兵之曹惟時貳卿寔重其選况今內侮邊
隅動搖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
以昭藝祖之不烈宜有英後來陪昌期如臣尋庸何
足採拔雖徃年論事濫得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敦寔
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恩以安愚分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
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爲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
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
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十一

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
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
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恃愈甚其勢非用師
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
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爲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
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爲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
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所上奏劄能與公暗合竟不知所陳者何人亦斯人之不幸也

薄都城人皆以爲奇公獨謂用兵則其功必成勤王之師集人皆以爲必勝公獨謂用兵人則雖成必敗引易處尤切當可喜公於易學雖微悟于海外流離萬死之後然此時
三觀其深矣

辭免知樞密院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去冬因邊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商虜

干犯王畧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爲避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二

狄之計者臣躬述利害同鑿輿之幸爲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擢自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闕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以安衆聞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爲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

逼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

其半濟勝河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

更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
一日夜半平仲之出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寔無
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
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
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
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
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
臣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
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效寔無他腸特賜宸翰
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緡金未踰三宿亟垂召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三

俾還舊物專爲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
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
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
惟是都城細民因聞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
旨卽取最不堪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
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旣成金賊擁重
費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旣乖臣本
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其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
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旣

經行營之兵又制樞密院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

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
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
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魯師中使司固圍以
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救寧
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
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羅
困阨良常有功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
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
士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
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四

之功業而有不賞之
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肩巍裊進長樞庭非
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
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爲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
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辭免蒙
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陛下
副由中之命豈材慙於柱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
慈求安微分神代念臣性資淺窳學術迂疎常自信

其樸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爲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籍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繫人力寔賴天功而臣叨擢任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師每揚聲而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羆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五

之有開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金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糧食乏空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絕匹馬騎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壁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瑩寘楮之陋惜貪夫之妄作帳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微臣初不預知宜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蔽增領備禦之政俾兼宥密之謀鑒照若茲糜捐罔避然孤危之跡僅免謗傷而驕桀之胡旣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腦鈐而有愧行卽引去尚留瀆

吏將分布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畫久逸未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庶存終始或解然仇倘肩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易盈之量崇難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惑譬若載廳以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六

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土地爲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壤有塘濼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槍鄭望之等寔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昇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

弓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仰專治兵時方艱難故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旣而姚平仲妄作小畝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七

親王至河而返今已與約又公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旣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神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器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爲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廷之臣集議

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三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宗裔李嗣立評定

訂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輶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
攘之效敢具陳其悃幅輒躬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奮

自單平驟膺獎擢屬

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

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一

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於機
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
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爲堅
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必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
門吹通天安泰等門縛笈渡壕持弓障弩兩兵紛集
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歛衆以却退因遣
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
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
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

前史以爲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

黠虜之無謀募兵問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
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
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寔通
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閑從容吳越
之興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
重歡誓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鑿禹穴遙瞻方外之遊
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

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金賊

旣陷燕山寢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二

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
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
月初七日追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
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
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
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蜂屯
曦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
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
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蕪雲梯
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棧以強

弩射之往往沒

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

卯及午賊兵方

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

勣等計議臣等

初

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

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

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爲好音化

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帛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

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埃犒師之物以歸

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卢情

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

使卢蠲滅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還夫復何言萬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三

危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

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抵適神考以武

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

羣華南幸臣拘於職守不敢負羈縲以從艱難之秋

肩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矢心已明殞首

何悔

乞罷知樞密院事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官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

聖訓不敢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肩斧

鉞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辯論臣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寔無他鴈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睿思駿忽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叔寨并言初五日士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四

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旣到臣與將帥寔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種師道等同對寔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多止緣三奉御劄責以軍令臣始力疾出封丘門前去策應而十廷至今猶以爲平仲之舉臣寔使之且平仲係受命司節制雖種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以爲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他故而南仲以爲罪何也臣旣罷之後搬出浴堂

院謝絕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央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校昧平生伏闕之事在與不在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爲非自合卽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爲諫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爲去就何也臣謂今日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五

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黜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始終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
声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
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

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
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
四海所願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
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官祠特降
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
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旣辯明
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泣涕零謝伏念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六

臣結約亡竒迂愚有素幸姬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
勞受知旣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
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
之孤跡洗黥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
辯博陸之諧寔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
職守修政事而攘戎狄方稟奉於睿謨捐軀命以殉
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四論守禦劄子

騎出境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未有得上策者惟本
期與契丹爲澶淵之監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

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常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爲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七

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備禦八事

二鎮官史軍民爲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

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境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

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

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
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倣諸鎮之制則帝都
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
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
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
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
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旣自
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
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李忠

定公奏議

卷之三

八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
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
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
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
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
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
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溧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
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阻之地而比

年以來淤澱乾澗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
往洩去積水堤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
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卽開乾壕
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堙塞宜徧行修
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
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
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
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

李忠

定公奏議

卷之三

九

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
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
復祖宗加糧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縉走商賈而
寔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
不費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

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濬劄子

虜騎旣退乞用李逸措置塘濬成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觀神師道膺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

保全宗社大慶然亦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過其意豈常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灤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灤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堤瀦蓄水櫃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窰以虞奔衝茲事甚大非藉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克使專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

切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爲永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叅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旣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旣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雖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曰選

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

器甲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因未有暇今度共勢出塞决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碑置叅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一

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名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

使可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齋御前職書問道至太原賞之補訖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

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奉行批云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行訖以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

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爲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三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爲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嗟漂山聚政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謁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二

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旣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况臣自比日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
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除命退伏惟念
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
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
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設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
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今者忽蒙擢爲
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
議不容臣於朝者况自頃以來橫罹謗議或以爲狂
率或指爲姦佞其甚者至以爲收人心而又上煩宸
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三

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
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
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
職事本官致仕退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

魏洪簡章

疏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八具劄子辭
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顧
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河北河東最爲根本之地金
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旣已侵犯都畿厚載

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圖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秦州數城之地爲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况臣寔謂非倫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天下幸甚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謂親賢臣遠

平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四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

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規燿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朝

翕訛成風殊未遐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于攘逐戎狄

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語要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頒涕惶懼待罪乞賜寬宥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碎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謂成上下應副咄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五

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

使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

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

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

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

方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

命之人克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

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

下且聖訓如此况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與上

下且聖訓如此况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與上

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其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
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
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天俟
命惶懼戰越之至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
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
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踈獨於義命之際
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邊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

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六

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
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
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
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
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
有至難自非陛下不發毫髮之疑於胸中安能有濟
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
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
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
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

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夢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
事宜撫使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骨歸于山林臣
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辭免諸疏無閑大業存此足以見公所處
難耳羣枉與輪閣君焚聽易所謂不能遂
能退者非耶

公奏議 卷之三



指與李龍帆

職耳羣枉與輪閣君焚聽易所謂不能遂
能退者非耶

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律也無功等身既盡其忠雖子預也骨歸于山林

失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夢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四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上較

宗裔李嗣立較正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其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五日出師上劄子論宣撫

職事及乞稟
受廟美以行

臣伏蒙睿訓 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

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

命受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一

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

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

三大臣不以爲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踈虞

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爲歸罪之地此臣所

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聖聖慈博盡大臣之謀

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

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定區區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

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四劄子

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親

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析罷
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遐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
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
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
用兵之道雖屬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畧當須
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
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
王宰相以爲質也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
寇蓋相望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神師中
姚台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二

特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爲
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
又以臣爲輕舉謀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謀
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以何策而
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倘
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
及臣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
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
仰贖天威伏深戰慄

行有日傍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
筵宸禁猥頒八簋之陳詔語春溫威頽天邇中伏念

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
諸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筦樞機空糜廩庾適犬戎
之犯順騎遠并門驅虎士以過征軍連代比憫其行
後錫以宴娛仍招佩橐之臣以示加邁之寵釘繁列
宿紫鑿帶之內盼光奪流霞灑玉舟而親勸驩騰卽
曲榮絕典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華旃幃輔
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三
廢已侈百朋之錫諱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
之仁力刷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
至以策勲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
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玉束帶戰袍器甲銀絹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
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紫
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全
銀五百兩緇五百匹細物五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
奉椽燭五十條刀劍大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纏帶

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隻身銀犀皮銷劍一口
者總戎兩節曾未墜於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於天
寵轅門改觀帥幄生輝荷優賸之有加揣虛庸而失
措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與服之宜
德惟稱物足此焜煌之數當酌瑰偉之勳慨念臣愚
蚤逢主聖茂著銖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
未平魯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
幣仍豐於吳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
副之古簡珣戈寶劍俾執銳以輸忠鳳舞蘭膏期通
宵而晝瘁丁寧示眷偃優銜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四

射上聖之資濟甲興之業力排群議獨奮睿謀脫三
鎮於犬羊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壘國勢救寧察臣
蚤垂於邊機故此俾宣乎廟筭憫其行後被以寵靈
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虜期無南下之牧仰寬比
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鬃
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蕃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
威在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廄之良佩服恩榮極
深漸懼^中恭惟皇^上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

以馭群臣念其馳驅之勞錫以駢蕃之寵壯元戎之
十乘解左服之兩駮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
臣敢不仰承睿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
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據鞍嬰鏢之姿將命不
愆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
差翰林學士吳升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
已霑零露之恩宴衍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僥

第劇戰兢

謝

伏念臣社櫟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五

於忠義逢時竊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
丞轄罔著休功繼掌樞衡篋開善狀自惟迂拙每巧
逞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寤
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侈初肆筵於中禁
復申犒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府傳鏗鏘之奏
雍容和氣感激濡裒下及群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
莫擬撫羈賤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
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
生亦齊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
之俘願希聖恩南牧之騎期無愧於古人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屆
時眷區薄之勤止載惟忠蓋深所歎嘉顧邊警之
未寧緊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爲國安危欲建威
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徃思恭慎務決萬全卿其
勉圖朕所傾圻夏燹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錫予便蕃手詔鄭重徒文具耳唐耿之讒譖
已深體貌之綱繆尚尔無情定而事彌文此
宋之所以不振也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六

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遘咫尺
之威捧誦紫泥遽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

中

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超執

事機方羯胡蓄銳於晉疆而燕寇拏兵於朔部長蛇
封豕肆毒吾民鋒蝟斧塘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
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寔安危之所繫
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
擴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
訓迪者必規其所蔽慮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之言
以臣勇於赴功故有忘慎之誠乃形一札以取萬全

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皇之秘畧參以並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初終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上

劄子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膺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 七

待罪之至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審院與許翰除

其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廟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邊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

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據占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涇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八

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旣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

福建荆湖之地遠二也錢糧犒賞費多二也河北遼
遼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
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
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
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開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
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睿勤王
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
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
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
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九

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
小費又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
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資糧以行則錢糧犒賞
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
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
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其地強敵臨境非和
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
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
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
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

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定數姚種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軀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量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遭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十

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迺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

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唐耿諸奸銳意沮公不顧國事防秋兵罷而公不能留公不留而天下事無可爲者矣此公總師在道所以惓惓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言也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十一

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爲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爲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旣退河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旣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虜虜之勢益

矣且自秋以來必過探報金人日聚兵爲南牧深入
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
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狎至宜撫司無兵可遣申奏
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徃復初無
補於寔用虜騎猖獗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
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
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爲宗社計募兵選將以
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爲安也如臣書生
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况今春危
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才
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贖武貪功爲國生事招致
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
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任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
月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十二

金人日聚兵爲南牧之謀朝廷日罷兵如無
事之日與空文徃復無補寔用和議之使一
遣便可恃以爲安極中當時之病此所謂奸
臣在內未有六將得成功于外者也

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王事方棘願狗國而捐軀將畧弗優敢籲天
而請罪與其冒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
詔弗俞燦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迴再

詹聽

中伏

念臣斗管小器章句陋儒

不知軍旅之事分棲違於巖壑敢希

步之多艱矚貴游而並進泣膺聖獎

罪於西樞復宣威於北部自惟謏薄

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遣經營庶務

髮為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嚴令具

馬公之方將情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并門之圍未

解保塞之寇鼎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屢祈罷黜未

賜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臣才

謀淺短不足有為憐臣疾病遠延誠非避事冀垂寬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十三

特賜保全蓋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

於餘生溝壑未填或收功於晚節

法嚴令具明馭衆之方公業以大將之才自任矣所以不安其位者以內外不相應也

乎左侯之言曰虜騎過河一步即公去朝時也予則曰公去朝一日即公道廢時也是以

古之英主必內君子外小人嗚呼明于內外之分者始可與之圖政矣

